

K29
16
:18

中國方志叢書·塞北地方·第十八號

據清·吳廷華修王者輔等纂影印
清·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訂補重刊本

察哈爾

宣化府志

成文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

宣化府志

全一册

定價：新台幣四〇〇元正

發行人：黃成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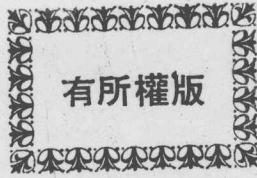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

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
電話：九二二〇一〇號

印刷者：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

三重市長興街九十三號



版權所有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

中國方志叢書導言

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

論我國史籍的源流，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。章學誠（一七三八—一八〇一）有六經皆史的說法，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，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。龔自珍（一七九二—一八四一）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。易經是卜筮的史，書經是記言的史，春秋是記事的史。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，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，禮記是一代的律令，皆歸史官守藏。這樣看來，都是與史有緣的。參證後來把會典、通典、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，也列入史籍，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，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。否則，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。無論如何，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，尚書和春秋，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。

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，班固父子作漢書，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。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，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，詩賦雜說，論著更多，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。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，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。把兵書、方技、術數併入子部，詩賦歸入集部，成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這種分類的意義，好像是說，經是民族的大本原，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，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，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。經史高高在上，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，只求互相涵攝並存，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，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，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，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。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，分類仍然照舊，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，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。史籍雖然很多，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。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：「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，無真史故也。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，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顧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年之前而少所變也。」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：「今者國史之業，既無專司，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。必當參用通志之例，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，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，乃事理之當然，亦時勢所必至，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。近世以來，政治凌夷，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，國事脆脆，職是之由。」這樣看來，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，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！

唐宋以來，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，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、紀傳體的正史、有關禮法的會典、偏重地理的方志；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、別史、編年體的通鑑、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、屬於典志的通考、通典專史，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。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。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（六六一—七二一），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，闡明義例，商榷利病，遺存世的有史通一書，獨具評論性。另一位是章學誠（一七三八—一八〇一），曾爲和州、永清、亳州修志，又做過畢沅的幕僚纂湖北通志。他是重視方志，親歷其事，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。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。

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，再也斬不斷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鎖鏈，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。有了空間觀念，又渴求地理的知識。生活演進，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。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。中國的土地大，人口多，山川氣候不同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，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。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，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。地方志隨時代前進，倡於明代，盛於清代，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。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。

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，清代便昌盛起來。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，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，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，皆有特定的水準。其實，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，各地主纂方志的，莫不兢兢業業，收集的史料，皆是可資信實的，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。據朱士嘉統計：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、六五五種，康熙間完成一、二八六種，乾隆間又有一、〇二四種；直隸最多，有四〇三種，四川、江西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、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。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、九一二種，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、八三二種，九三、二三七卷，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，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。這樣，總數就達到七、二六二種。比起正史來，卷帙浩繁，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。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。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，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。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：地理——沿革、疆域、面積、分野；政治——建置、職官、兵備、大事記；經濟——戶口、田賦、物產、關稅；社會——風俗、方言、寺觀、祥異；文獻——人物、藝文、金石、古蹟；便知方志內容廣泛，而且它的取材，來自檔案、函札、碑碣，是很可信實的。真正說「以校正史，則正史顯其粗疏」而已。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。

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，該括江蘇、河北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八省的方志，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、纂修人姓名、舊志沿革、卷數目次，並且辨體例，評得失，尤其注意特殊史料，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。此外，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，也編有目錄。

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，羅列了五千多種。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，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，徐家匯天主堂藏書、金陵大學、南洋中學、中山大學諸書目，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，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、日本內閣文庫、宮內省圖書寮、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，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。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，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，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，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。

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，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，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，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，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：(一)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，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，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，能使它再現的，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。(二)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，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，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、定律，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，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。(三)現代史學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、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。(四)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，參用科學的方法，獲取藝術的成果。(五)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，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，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。

我們現在應該知道，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，方志是有地域性的，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。這方志與家譜，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、時、地、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，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。爲了適應時代需要，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，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，暫定爲鄉、縣、府、郡、行政區的地方史，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（如瀘水志、廬山志）。

明清以來，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。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，未免過於誇張，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，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，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，效果就高得多，現在把方志的功用，試述幾個實例如下：

- (1) 朱彝尊日下舊聞，陸心源宋史翼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，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。
- (2)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，據至順鎮江志而作。
- (3)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(Limahong) 真人考，據閩粵方志而成。
- (4)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，援引閩粵方志多種。
- (5)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，何炳棣中國人口論，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。

(6)專從物產而言：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，但品級低劣，不為一般人喜愛，豐潤人利用竹枝、風景、花鳥畫改良後，風行一時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。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。

(7)元李好文長安志圖，詳載如何利用水力。很多方志皆有河工、灌溉、築堤的經費、徵工等資料，可供稽考。

(8)地方賦役的負擔，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。

(9)往日的水陸交通、驛站距離，也可查知考證。

(10)鄉村市集、地方商業、對外貿易、典當、礦業，皆可在方志查考。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。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，直敘到其後的衰落。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。

(11)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，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。

(12)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、義學、書院、學田、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，也可從方志查考。

(13)風俗、節日、寺院、壇觀、碑碣、古墓，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。

(14)少數民族如苗、獠的風俗，方志記載也很可靠。

(15)歷任地方官的姓名、科舉名錄，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。

從這些功用看來，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。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，便是這個原故。到此，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。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，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；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。考據起來，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，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，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，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。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，但遺存的很少。元代創編一統志，明代修纂一統志，因而徵求各省志書，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。清代方志大盛，民國繼續修纂，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，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，所以刊本雖多，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。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，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，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，精選善本影印發行。更進一步，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，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，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

宣化府志序

郡當神京之右臂

邊徼之藩籬阻

囊中險稱斗辟首

明設衛置鎮與大

竝列九邊古今中外

之防莫要於此惡可

無志以傳之

國朝改初纂六十年而

志猶闕也者恃有錄

氏鎮志為文獻因循

觀望遂至於今守土

者敢務其責焉初念

東守是初聞前守二

梁王君創議編修以

去任未采余謂是當

有以宋之遊區誌大

雅並為考訂觀察念

公為之折衷焉會念

改秩清河屬公主之

三

未幾來繼公入境首

叩之來遊者或云公

以疾去恐都志之中

廢也余謂公去而念

來如之終之其責已

在幸無慮及桓桓

則公方率今守

宮王君剋期竣事

四

視余昂從公及誌君

予所以補遺而正誤

者為加詳於是知人

言之不足信也先是

前守以宣勅掌故惟

孫氏二十六考為備

因購存觀察署為修

志格本余以質之公

序

五

公意美有不足者索

閱之凡前明諸典故

紀載頗詳至金元以

前說多舛謬如漢上

谷郡之植陵沮陽姑

督夷興寧廣寧諸

邑及魏之東燕隋

之油雲陽壽開陽

序

六

唐之山北八軍金之

昌州寶山其大者

耳執此朱編則誤

益多矣蓋方輿治

車傳信恒難經在

正史舛誤不免如漢

書以戰國僭據之態

為公與如封之舊

序

七

魏書以天平偽置

之邑聚拓拔一代之

制歸九州於宣和

附雲嬪於媯水其

誤大聚如此況宣

郡地域未據有二

龍門呂三又唐以前

之懷安為東興唐以

序

八

後之懷安為文法他

如六鎮兩代武州新

州因革廢興於史

莫考非然於古而

扶其原有未易據

為空論者則於孫

志又何責焉是志

之家不求異於孫

而致古必歸之豆激

紀事務覈其實據

九鑿空字集事合

傳會之說概置不錄

泰稽斯制良非偶

然但如鄙荒莽莽

帙有限存千百於什

一恐不免因陋之誤

閱者諒之

時

乾隆歲次癸亥春季

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署

理口北道按察使

司副使前署清河

道宣化府知方翰

林院檢討克

序

十

宗憲皇帝實錄館纂脩

官翰林院庶吉士紀

錄三次京口王芥園

撰并書



序

鹿門茅氏論史漢云
太史公劉編年之舊
突起門戶自表見者
固多而不免於蔽且
舛班書武帝以前俱
本史記昭宣以後則
本之東觀漢書西京
雜記故得補其闕遺
而懲其固陋其說似

序

矣然遷史未嘗不本
於左國世本諸書但
黃帝以五帝之首而
三戰得志遽為湯武
先聲不可謂非諸書
累之惟志亦然志為
外史周禮掌以專官
其事綦重至以四方
之志為目則一地各
有一志矣自漢以一

地理志槩之缺漏乃
多及晉人志陳留志
豫章而古制始復焉
郡域雖古而為之志
者惟前明馬孫二氏
馬志已不可得存者
惟孫氏一書其本之
馬氏與否今無可攷
其書亦純雜相間不
足為據余嘗謂地官

主

土訓掌道地圖誦訓
掌道方志是皆以訓
名官則圖與志之所
在君以為啟沃臣以
為儀型山川土俗其
且為蒞治之軌範者
多矣惡可馮臆見以
說之宣郡臨大邊北
門之管於是乎在前
漢方拒保塞之請後

唐

四

漢乃啟延敵之門劉
石苻秦慕容拓拔擾
於前宇文突厥契丹
瓦剌台吉紛于後元
魏築長城而不效前
明成祖築石垣神宗
又築長城而仍不效
瓜分飽醜中土動搖
而世運因之則所係
者大矣至於石亭石

五

室金冶銀場鷹房鵝
池溫泉有宮衣錦有
院瑪瑙有司位下昔
寶赤貴由赤之流充
斥于境且有以天子
行在而稱鎮國府者
矣凡厥乖違悉成殷
鑒自我
朝定鼎聲教放北海雖云
外徼實等中區兆庶

序

六

又安善政時舉太平
之盛前代所無則訪
陳蹟於掌故而傳大
化於

憲章非良史孰任焉况

序

七

載籍相承疑信各出
幻化如瑕邱次仲疑
似如雞鳴磨筭混濛
如禦夷懷荒燕然之
銘葛峪之碣悠謬輟

輟且不勝更僕數矣

是志之作則一以正

史核之其史與史有

異同者則博考旁參

歸於一是其視遷史

序

八

之於世本班書之於

西京襍記諸籍為何

如耶余蒞郡時志已

將成時以一知半解

商確其間敢自附于

作者惟是圖志之道
儀到繫之則二十六
門中何在非訓迪之
方余及諸有司共勵
之可矣

九

乾隆八年歲在癸亥季

春穀旦

誥授中憲大夫知宣化府

事句曲王皖撰

